

Ikenami Shotarō

池波正太郎

高簷灿——译

李长声——导读

煙 霧

之 男

劍客生涯

三

劍客商売 ● 陽炎の男
Kagerou No Oroko

煙
霧
之
男

KENKAKU SHOBAI 3
KAGEROU NO OTOKO

池波 正太郎 著
IKENAMI Shotaro

高 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霭之男 / (日) 池波正太郎著; 高詹灿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剑客生涯)
ISBN 978-7-208-11317-6

I. ①烟… II. ①池…②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1343号

策划编辑 闫柳君
责任编辑 闫柳君



烟霭之男
[日] 池波正太郎 著 高詹灿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52,000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17-6/I·1109
定价 29.00元

剑光闪亮一池波

| 李长声

池波正太郎卒于一九九〇年。他生前常说：“时代小说早晚要灭亡。”这并非预言，而是一种喟叹。时代小说独具日本特色，因传统式生活急剧衰变，其赖以存在的条件有朝不保夕之虞。但毕竟是喟然一叹，时代小说似未见式微，尤其他池波的作品仍然在书店的架子上像防风林一样为文学出版抵御着萧条的秋风，又像是一池碧波照人眼，供疲于工作的读者怡然小憩。

池波正太郎出生在浅草，当年曾发生关东大震灾，即一九二三年。七代居东京，祖父制作金属装饰品，看戏看画展总带着他，也熏陶给他匠人气质。自幼好吃，也喜好画，日后经常给自己创作的人物设计形象。小学毕业，从业于股票经纪公

司，手头有了钱，读书、看戏、练剑术、游花街，还学过江户音曲，但自知难听，不敢在人前唱。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十九岁池波学车工，很快就可以当师傅。此时投稿应征，得到第一笔奖金。一九四五年入伍，做电话接线员，战败之际为二等兵曹。战后荒芜，仍热衷于观赏歌舞伎。家屋被空袭烧毁，当上东京都职员后住在职场，白天到处喷洒滴滴涕，晚上伏案写剧本。应征入选，被搬上舞台。二度入选，长谷川伸是评选者之一，从此师事。写剧本难以维生，改行写小说。小说家、剧作家长谷川是文坛领袖，门徒甚伙，多人获得直木奖，如户川幸夫、新田次郎、平岩弓枝，但正太郎命途多舛，六次被列为候选才终于折桂，作品是《错乱》，时年三十七岁。得知消息，马上整装谢师恩。他说过，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是长谷川的历史小说和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及随笔。池波重礼仪，女作家泽田藤子回忆：“写书畅销，其忙可知，但每年元旦都按时收到池波先生的亲笔贺年片。”池波在随笔中也曾说，每年寄出千余张，入夏就抽空写，一张张写到年底。获奖后辞掉工作，专事写作。

池波正太郎的克星是海音寺潮五郎，此公充任直木奖评选委员二十余届，几乎把司马辽太郎捧上天，却偏要按池波入

地。与五味康佑、柴田炼三郎的异想天开相比，池波当初风格很质朴，不看好他的人批评其手法是吉川英治等人早已用过的。海音寺更甚，说这样的作品也拿来候选真教他意外。惟有第一届直木奖得主川口松太郎力挺，说直木奖的目的不在于给一个奖，重点是培养后进作家，虽然《错乱》的结构有点乱，但沿着大众小说的正道走下去的执着态度很令人放心。藤泽周平比池波晚十二年获直木奖，写的世界、写的方法都不同，竟然说：“大概用我这样的方法写我这样的世界的作家以后还会有，但能用同样方法写池波所描写的世界的作家不会再出现。”

时代小说细分为剑豪、捕物帐、忍者、股旅（游侠）等类型，短篇小说《错乱》是忍者小说。池波据史料一句话“明历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放逐家臣堀正种”，浮想联翩，将堀家父子写成幕府打入松代藩的奸细，最终被真田信之除掉。池波有很多作品取材于松代藩藩主真田家，巨篇《真田太平记》是这一题材集大成之作。真田家活跃的地方主要在信浓国（别称信州），即今群馬县，那里建有池波正太郎真田太平纪念馆。

池波自一九六八年开始写“鬼平犯科帐”，计一百三十五篇（一百三十个短篇，五部长篇）；一九七二年开始写“剑客生涯”，计八十个短篇，四部长篇；同年又开始写“杀手·藤

枝梅安”。这三大系列写到死，先后获得吉川英治奖、菊池宽奖。“鬼平犯科帐”是战后捕物帐小说的代表作，此类时代小说可称作“时代推理小说”，以冈本绮堂《半七捕物帐》为嚆矢，而渊源更远在中国公案小说之中。“犯科帐”是江户时代长崎官府的判决记录，名编辑花田纪凯自道，他初当编辑，乍闻此词甚新奇，推荐给池波。虽类似中国武侠小说，但日本时代小说的世界里没有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的所谓江湖，小说家凭借素养与常识把鲜活的现代伏流在作品的底层。池波笔无遮拦，上自战国、下至幕末，描绘各色人等，多彩多姿，更写出生活的日常、庶民的悲欢。

“杀手·藤枝梅安”（原文书名为“仕挂人·藤枝梅安”）可归为股旅小说。日文“仕挂人”一词是池波自造，借以造成另一个时代的阅感（阅读感觉），是杀手之意。他还设计了杀人的社会结构，把出钱杀人的人叫“起”，生起事端，找来一手牵两端的中间人“蔓”，由他去雇用“下手人”下手杀人；这样，“起”与“下手人”两者不存在主从关系，从而避开了近乎时代小说永恒主题的“忠”。梅安明里是治病救人的针医，暗里是用针杀人的杀手，但池波的浓墨重彩不是写他如何杀人，而是写这个杀人的人如何过日子。

时代小说最大的魅力在于侠，在于活得非同寻常的人物，例如机龙之助、鞍马天狗、钱形次平、眠狂四郎、木枯纹次郎，而池波成功塑造了长谷川平藏、梅安、秋山父子等，这些人物更具有现代性、现实感。“鬼平犯科帐”的长谷川平藏被盗贼呼为鬼平，史有其人，是官府人物；梅安则受雇杀人；而秋山小兵卫却是为好奇心驱使，快快乐乐投身于各种事件。

五短身材的小兵卫是无外派高手，五十七岁时关了武馆，隐居大川之滨，和小他四十岁的女仆阿春成奸而婚。本想放下剑远离世事，耽乐酒色，但总是对人家的日子感兴趣，扯出事件，虽几经周折，终归是一杀了之。以剑解决问题是时代小说的宿命，其根底似在于人皆有杀人之心。小兵卫训徒：“抱女人时出手收手也是练剑。”儿子大治郎七岁丧母，从父学剑，十五岁入师门，修炼有成。游历诸国后返回江户，在田沼意次宅邸比武，脱颖而出。娶男装丽人佐佐木三冬，生小太郎。三冬乃田沼与侍女所生，因正妻嫉恨，交家臣佐佐木抚养，自幼习武，是一刀派武馆四天王之一，扬言娶她须先打败她。这田沼史上有名，受第九代和第十代将军重用，升任有阁老之称的老中，改革幕政，史称田沼时代。整个江户时代已过去三分之二，生活方式及文化已定型，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日本习惯

那时候大都形成了，但武家社会也趋于崩坏，市人尤其是商人得势。田沼推行商业政策，改善了财政，却也弄得农村凋敝，一切向钱看，贿赂横行，治安恶化。正如原文书题“剑客商卖”（“商卖”意即中文的“生意”）所象征的，剑术也用于赚钱。池波把秋山父子与田沼挂上钩，给小说以真实的社会背景，问题迭出，事件频仍。秋山父子俩老的世故而洒脱，小的却为人古板，联手出招，在在展现了江户城下的利剑与人情。

“鬼平犯科帐”与“杀手·藤枝梅安”写的是恶浊世界，但诚如大众评论家尾崎秀树所言，读来很干净，体现了池波正太郎的庶民性资质，这正是池波文学的特质。时代小说家南原干雄说过：“三个系列里恐怕‘剑客生涯’最难写。”池波去世后创作笔记被公开，上面贴了一张日本画现代画家前田青邨身穿和服的照片，是塑造小兵卫形象的参考；大治郎的形象贴的是美国演员詹姆斯·斯图尔特和贾利·古柏的照片。一篇接一篇的惩恶故事，究竟要写什么呢？池波在笔记中明确写道：“人心叵测。”也就是他的人物常说的“人是不合乎逻辑的活物”、“人有几张脸，这一存在深不可测”云云。池波为老秋山设定的年龄与自己相仿，慨叹人生，说出的不就是自家心底话吗？

池波正太郎在吃上很有名，写过《食桌情景》等随笔。不过，这些吃食还是在小说中读来更有味。纵情描写吃，是池波小说的一大特色，不仅借以营造季节感，而且字里行间的传统吃食可能比实际吃进嘴里更有大快朵颐之感。把小说中的佳肴重新炒作，出版有《梅安料理历》、《鬼平料理帐》、《剑客生涯菜刀历》，合在一起是全本“大江户味道”。不过，中国读者或许会觉得那些吃食太简单，敲不响舌鼓。

目 录

[导读] 剑光闪亮一池波 李长声	1
东海道见付驿站	1
红色富士山	41
烟霭之男	71
谎言的外衣	115
兔与熊	153
洞房花烛夜	195
深川十万坪	237

东海道见付驿站

—

这天清晨，天空降下迷蒙春雨。

刚过辰时（上午八点）不久，秋山大治郎便已来到浅草桥场的酒楼不二楼，向暂住于别房的父亲小兵卫请安。

小兵卫一如往常，仍在睡懒觉，阿春则是早已起床。

“啊，小师傅。师傅还在睡哦。”

“阿春小姐，不，娘……”

“别叫我娘啦。”

“可是，您确实是我娘。因为您已和我爹成亲。”

最近大治郎开始懂得开这样的玩笑。

昨天晚上小兵卫吩咐过阿春，所以阿春此刻正要前往先前位于钟渊的住处。

浅草圣天町的木工师傅富治郎，已开始着手建造新房。小兵卫不时会有一些构想，自己画成设计图交给富次郎过目。今天早上阿春要办的就是这件事。

秋山小兵卫人在两间相连的别房的内间，听见他们两人的交谈，就此醒来，朗声唤道：

“大治郎是吧。进来吧。阿春，你可以出发了。”

阿春离去后，大治郎走进父亲的寝室内。

“春雨蒙蒙的早上睡个懒觉，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感觉就像从我这老迈的身躯，陆续冒出一个个的春笋般。”

人窝在棉被里，一如平时，说得一派轻松的小兵卫，此时口吻微微一变。

“阿大，看你好像有什么急事是吧？”

他从被窝里露出双眼，静静凝睇着大治郎。

“是的……昨天深夜，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该不会是狐狸化成妙龄女郎，钻进你的被窝里吧？”

“事情是这样的，昨晚……”

昨晚将近亥时（晚上十点）时分，有人敲着大治郎家后门
唤道：

“请问是秋山大治郎先生府上吗？”

大治郎从被窝里起身开门，眼前站着一名商人模样的男子，一身旅人打扮。

“在下家住下总松户，经营杂货店，名叫平吉。”

男子报上姓名。

是名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中年男子，但大治郎从未见过此人。

“您当然不认得我。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与您见面。”

“哦？……”

杂货店老板平吉的姐姐，嫁给三河御油驿站一家名为惠比寿屋的客栈老板为妻，后来因病过世，平吉接获噩耗，立即起身前往御油，在参加完姐姐的丧礼返家的路上，顺着东海道而行，来到离御油约六十六公里远的见付^[1]驿站过夜，那已是七天前的事。

他投宿在锅屋助左卫门这间客栈，既没找娼妓，也没喝酒，他归心似箭，只想尽快回到在松户等他归来的妻儿身边。负责服侍他的女侍，名叫阿早，是名成熟稳重的中年女子。

从入浴到晚餐这段时间，这名女侍为平吉打点得相当妥当，不过，平吉描述女侍看他的眼神道：

“总觉得不太对劲……不，我的意思不是说她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我，而是觉得她看我的眼神，仿佛是在打量我这个人似的。”

隔天一早，平吉正准备要启程时，女侍阿早悄悄跑来，向他磕头请托道：

“奴家敬重大爷您的人品，有一事恳求大爷帮忙。”

她的眼神无比认真。

“何事？”

“昨晚奴家听说您要返回下总松户的府上。既是如此，想必会行经江户吧？”

“嗯，是有这个打算。”

“请恕冒昧，可否请您代为将这封信送抵江户呢？”

“如果是送信的话，请信差代劳不就行了？”

“此事有困难。因为奴家另有苦衷……请您不要细问，就当是助人，帮我送交这封信……信封上所写的收件人，听说就住在浅草外郊的真崎稻荷神社附近。”

“此事有些为难……”

“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望您能收下。”

女侍泪眼涟涟，向平吉递出一把铜钱，足足有二两之多。

女侍阿早那认真的态度，有股不容推辞的气势。

平吉最后逼不得已，连礼金也没收，便答应替她送信给秋山大治郎。

“我不该这么晚还来打扰您的，但因为一想到那名女侍的脸，就莫名感到心急，所以连日来天还没亮便从客栈出发，我来到江户时，已经天黑……而且我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找到这里。”

听平吉这么说，大治郎决定先留他在屋里过夜，他烧好洗澡水，为平吉张罗晚饭。

发件人的名字，大治郎确实认识。

但信中生涩的笔迹，却又不像他认识的那个人所写。

一
一

一早天还没亮，杂货店老板平吉便离开大治郎家，赶赴松户。

“嗯……就是这封信是吧？”

秋山小兵卫从床上坐起身，从大治郎手中接过信，看完信中内容后道：

“你说这不是浅田忠藏的笔迹？”

“是的。浅田先生写得一手好字，而且爹，这封信是女子所写。”

“嗯……此事你怎么看？”

“孩儿就是来向爹请教。”

“是吗。嗯……大治郎，你得亲自去看看才行。我是这么认为。”

小兵卫直截了当地说道。

信中内容如下：

秋山大治郎先生 敬启

无路可走，动弹不得，

苦思无门，望君相助。

详情请至见付的客栈锅屋，洽问女侍阿早。

衷心恳求。

浅田忠藏 笔